

● 岳毅英 / 著

敌宅

陈忠实题

太白文艺出版社



版社

故宅

岳 毅 英

太白文艺出版社

(陕)新登字 017 号

故 宅

岳毅英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建筑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75 印张 6 插页 320 千字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80605-499-5/I·431

定价: 10.50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710032)



作者像

序

在中国传统与现代的文学中,反映女性的美丽与贤良、痛苦与热望构成了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在各个时代的现实生活中,各种类型的顽强斗争的女性无以数计。然而许多文学作品在反映女性心灵的呐喊时,其角度或多或少地受着男权中心主义的制约。如何使女性文学创作摆脱如此种种的影响,真实地揭示一个时代不同女性为主体地位而努力的艰难的人生历程和心灵蜕变,《故宅》做出了勇敢而又独立的探索。

岳毅英女士所著的《故宅》塑造了几位努力冲出男权中心主义,走向自尊自强自立自爱的女性形象。把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配角地位,突破提高到中心地位来描写,这种主张表达了女性文学的时代特征。女性解放的途径当为自尊自强自立自爱,它是女性达到合理的生存形态的一种自我发展过程。小说《故宅》写出了作者独特的体验,读来令人思味无穷。

权且以上述的话作为《故宅》之序。

陈忠实

1997年9月

内 容 简 介

梅子英回到镐安后，来到了自家的老宅院，遇到了他的邻居秦薇红，并听到已故父亲的种种传说。

秦薇红经常去学校看望梅子英，爱慕及敬仰之情日渐浓烈，并希望梅子英能与农村妻子离婚。梅子英也为她的天真热情所感动，被她的青春美丽所吸引。

陈秋萍见到梅子英父亲的照片，觉得与慧觉师傅特别像。梅子英让陈秋萍带他去太白山寻找慧觉。希望慧觉就是他多年苦苦寻找的父亲。没想到两人迷失在太白山中，并在求生的欲望中融为一体。

梅子英在一家编辑部工作时，与他的学生杨惠洁一起去齐景山采访，梅子英没有想到两人面对面地在情欲与理智的较量中倍受煎熬……后来，从别人的谈话中他们疑惑自己是同父异母的兄妹。

自见到梅子英后，江雪林常常感到了青春的骚动和情感的复苏。她对情与性的渴望与要求，使得先天不足后天缺陷的丈夫安际日益粗暴焦虑，并成为性变态者。

在受到丈夫变态的强暴之后，江雪林鼓足勇气去找梅子英。

为了报复梅子英，也为了牟取暴利，安际想方设法要夺取梅家老宅，有人把梅子英的儿子用摩托车撞伤。安际为此而得意，而他的儿子却悄然失踪了。

梅宅究竟归谁所有，梅子英与这几位女人的关系如何？杨惠洁是不是梅子英的妹妹？秦薇红之死有无凶手？梅子英的儿子是谁所害？这些谜团的解开展示了人性受情欲与理智的双重重压，形成人格分离与无法摆脱的矛盾。

这是一部反映改革开放时代中，几位不同女性的人生经历与感情磨砺的长篇力作。

人类对太阳的崇拜和对祖先的崇拜几乎是同时产生的，在太阳神恬静的目光中，人——自然之子，融于山川河流，汇成了幽奇的梦幻，一切从这里开始，又从这里结束……

梅子英正在灯下整理他那只废旧的闹钟和修表工具，隐隐约约觉得身后有人，回头看时，麦花正一步一步地轻轻地向他走来。她见梅子英发现了她，张开了双臂，紧紧地抱住了他。许多年来，她从未这样主动过。她解开了他的衣扣，把脸贴在了他的胸膛。她仿佛要夺回一个即将失去的爱，要搂住一个即将破灭的幻影。

梅子英轻吻了她，又要去整理他的藏书，却被麦花再一次紧紧地抱住。她紧搂住梅子英的腰，吹灭了油灯，把他推到床边。梅子英被她从未有过的主动感动得膨胀起来。麦花疯狂地动作，她想拿走他的一切，她想让这疯狂所带来的快感永远落入她的记忆。她更想给他一切，给得完完整整，不留一丝一毫，让日后去孤独、去恐惧、去遗憾、去自怜！

当他精疲力竭时，麦花突然哭道：“你千万不要把我当做那种女人，我知道我这样的做法不好，但我是为了你。明天你就要回镐安了，我怕你一去不回头呵！”

梅子英重新点亮了油灯，仔仔细细地看着她：胸前那充满了乳汁的乳房，在微弱油灯的照耀下，展示着生命的泉水和她为创造生命所付出的代价。朦胧之中，那黑瘦的肌肤，显示了

她从小在田间磨炼而造就的坚实与纯朴。梅子英举起了煤油灯细细欣赏着她，抚摸着她身体的每一个部位。桔红色的火焰在跳跃着。骤然间，随着急促的呻吟和全身剧烈地痉挛，麦花感受到了女人的快乐。梅子英的心潮又一次被激荡了，他仿佛看到了一株带着露水的牡丹，看到了生命火花的跳跃。

“麦花！”他激动地说，“你是天底下最温情最好的女人，我永远会记得你，感念你为我所做的一切。”

十三年前，他的父亲被定成国民党特务，母亲被送回老家。当时她娘家、婆家均无亲人，表兄弟中，只有一位、也就是子英的表舅可怜老太太孤苦，不怕受连累，就将自家院旁的一间茅草房让给了她。那时的子英正在大学读书，母亲被送走不久，他也被指控为包庇父亲、散布反动言论、写反动日记而入狱。在两年的监狱生活中，他和同牢关押的一个和他犯同样“罪行”的“犯人”学会了修理钟表。监狱对他们来说就好比是装配室，他们把那人带来的几只旧闹钟，拆了装，装了又拆，也不时地为看守们修钟。在极度灰心与痛苦中，梅子英学会了修钟表，也学会了如何来调整自己。

从狱中出来，他被遣送到遣送他母亲的地方——雍州太白山区，受到了严格地管教，一言一行都在公社革委会的严密监视之中。母亲为他四下求媒不成，心急如焚，无可奈何地用一头瘦猪作聘礼给他娶了山里边的一个小寡妇。这就是麦花。麦花是个苦命的姑娘，他父亲把她嫁到平原一个成份是地主的农家。结婚第三天，男人就去了水库工地。一周后工地塌方，男人被石头砸死了。回到娘家后，才知道怀了娃。麦花是带着肚子嫁给梅子英的。结婚四个多月，麦花就生下了一个女孩。公社革委会认为梅子英有了拖累，不会再翻腾什么事了，即使有那么点小事，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也就放松了对他的监视。他

长长地伸了伸腰，压在头顶的政治负担不那么沉重直接了。接踵而来的生活负担，又使他陷入了另一个困境，他一边在生产队干活，一边偷偷地走村串巷为村民们修理钟表，每次挣上两三角钱，来贴补家用。虽然世事艰难，毕竟有了家，增添了许多生气。

在镛安石林区乡镇企业局院理，秦老太太给大伙们讲她昨夜遇着的一件怪事的时候，梅子英也来到了这里。

这宅院位于城东五里之外的一个小巷子里。周围早已高楼林立，只有这条巷子两边的院墙内还完整地保留了一些旧式瓦房，整个小区就像是四面环山的盆地。巷子的深处，两米多高的青砖墙中央一个古老的门楼，还能依稀看到当年巡抚左宗棠手泽“书香四溢”四个大字。这是梅子英的祖父中举那年，曾祖父为儿子修建的有着鲜明举人等级的门楼。门楼前，两边的石狮子已被砸碎。唯有石狮的底座，那两个方方正正的石墩子依然。

父亲梅启先很年轻就参加了革命，这里成了共产党区委地下组织联络站。母亲刘芳那时还是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十几岁的小姑娘。刘梅两家是世交，他们的祖父是从小一起长大又一起从山西到镛安做小买卖而起家的。刘芳很小时母亲就病逝了。已成为车老板的父亲常年在外，就将小刘芳寄养在梅家。那时每当梅启先他们在一起开会时，刘芳就坐在门前的石墩上放哨，如有陌生人向这边走来，就跺几下脚，装作做游戏的样子。当时她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今，门前的石墩没有了棱角，表面被磨得光滑明亮。门楼早已残缺不全，只有这带着两个新铜环的大门依然黑幽幽的，像是不久前才漆过。门前干干净净。大

门的一侧挂着一个崭新的招牌“石林区乡镇企业局”。大门虚掩着，偶尔能听到正房里的说话声。

他走进大门，环视着这曾是他最熟悉的、度过了十八个春秋的地方。院中东西两侧各是三间厦房，院中东南角是一棵白杨，是他出生那年，父亲为他栽的。现在粗壮挺拔，树叶遮住了半个院宅。西北角那曾伴随了几代人的老槐树，“文革”时被伐了，据说是在查找藏匿在树干中的特务名单。眼下能隐隐约约地看到磨盘大小的树根，在树根的周围又长出了一些新的枝桠。其中一枝已经变成了一棵小树，那弯曲而向上的枝杆，仿佛向人们展示着它们顽强的生命，也似乎展现着这宅院的主人一生的艰辛与不幸。院子的北面是三间正房，中间房向外开着一个两扇门。门两边整整齐齐地挂着一副对联。上联是“借春风阵阵送暖锦州万紫千红”，下联是“贺万众家家小康乡镇企业之功”。横幅是“人民公仆”。正是这对联把这正房变得焕然一新，使得他陌生起来。

“老梅，嗨！真是老梅！”从正房出来的秦老太太惊呼。

梅子英抬头时，见秦老太太和一个年轻姑娘吃惊地望着他。这声惊叫后，几个乡镇企业干部模样的人也跑了出来。

昨天夜里，秦老太太在这所宅院的隔壁院子打麻将，时至一点多钟，觉得身困体乏，退场回家。刚出院门，就见从梅家大院的高墙上身轻如燕地跳下一个人，向她走来。她以为是偷儿，正要躲时，却觉得那人是这家的主人梅启先，顿时吓得瘫在了地上，她战战兢兢地问：“你到底是谁？”那人说：“贫僧只不过是影子，黑暗会吞并我，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不足惧也。”秦老太太不知怎的就觉得自己有了力量，站了起来。“文革”刚开始老梅就被揪了出来，老秦本想为他做证，但又怕救不了老梅，反而引火烧身。当初正因是老梅介绍他到延安，所

以才受审查。还是各人顾各人吧。为此秦老太太一直心里不安。此刻见眼前的人像老梅就吓了一跳。再冷静一想，梅启先已故十多年了，按迷信说法也该脱生了。老秦也去世多年了，即使梅启先阴魂不散，他也不该害我。于是她揉揉眼睛，借着月光仔仔细细打量着他，还是看不清他的眉眼。她大了胆子问：“你来这里干啥？还有啥丢心不下的事么？”那人说：“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本无不同，还有什么丢心不下的？是我做举子的老子想家了，让我陪他回来看看。”说完像风一样地出了巷口。秦老太太又被惊呆了。

一大早，秦老太太就来这里告诉乡镇企业局的干部，她说老梅的父母早在解放前就去世了。宅院里总聚集着已故主人們的魂魄。这是生命信息，不是迷信。你们最好是另找地方搬家吧，不要闹得四邻不安。几个干部听得满腹狐疑。秦老太太说完就往出走，刚出正房门，误把站在院中的梅子英当成了昨夜她见到的人。

这时站在秦老太太身旁的姑娘秦薇红惊喜地喊道：“子英哥？是子英哥！”梅子英愣住了，只见眼前的这位姑娘二十七八岁，鹅蛋形脸，脖子略长，溜肩细腰，高高的身材亭亭玉立。两道黑黑的眉毛，虽不长，却使她那双眼睛显得乌黑明亮，眼角微上挑，显得既温柔美丽又热情大方。此时，她笑得两道眉毛和眼睛更是集中了，神情中洋溢着青春的活力。

梅子英这才恍然大悟地笑道：“薇红呵！这么大了，我走时你才这么高。”他在自己的胸前比划着。

秦老太太仔细地打量了梅子英才说：“子英，昨天晚上回来的人是你呀？差点没把我吓死！和秦婶开这种玩笑。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一句话更把梅子英说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秦老太太又把昨夜的事说了一遍。梅子英听后心想，一定是秦老太

太老眼昏花认错人了。他怕闹出什么神鬼之事，也没有否定她的话，说：“我是几天前才回镐安的。”几个人心里悬着的石头这才落了地。

秦薇红看着梅子英那灰白的头发和眉宇之间那深深的川字说：“怪不得我妈把你当成了梅伯父，你看上去还不如当年伯父那么年轻。”

梅家与秦家是同乡，也是邻居。当年担任国民党重庆江中区警察局长的梅启先介绍秦薇红的父亲到了延安。四二年延安整风时，因查出秦薇红的父亲是由国民党警察局长介绍去的，所以被定为“抢救”对象。秦薇红的父亲听到风声，仓惶出走，欲再投奔梅启先。当他跑入四川境界时，又被国民党抓住了。他们见他穿着八路服装，以为是共产党派来的密探，把他关进了大牢，酷刑拷问。秦薇红的父亲受不了这皮肉之苦，就承认自己是从延安来的，结果要被处死。秦薇红的父亲觉得天要亡人，怎么也逃不脱。在绝望之际，梅启先得知了这个消息，托人说情：说他是山西老家的穷亲戚，什么也不懂，也不知从哪儿弄了件军服御寒。因为受不了刑，才说是从延安来的。后来，用重金把他赎了出来。梅启先本想把他留在身边，秦薇红的父亲惊魂难定，说什么也不在重庆呆，梅启先给他路费让他回老家去了。全国解放后，秦薇红的父亲又重新参加了工作。后来在梅启先的帮助下，来到了镐安，并定居在了梅家巷。“文革”期间他又受到了冲击，被打断了两条腿。三年前，新长的骨头上发生癌病变，不久便去世了。

秦家有薇兰、薇红两姐妹。薇兰小梅子英两岁，薇红小梅子英八岁。两姐妹性格迥异，薇兰内向，不喜欢说话。放学回家后，洗衣做饭，从不出门。给梅子英留下了深刻印象的还是薇红。小时候她是个有名的假小子。那时候，他们家的周围是

一片麦田和树林。春天，梅子英他们趴到麦草垛里找麻雀蛋，秦薇红在一旁给他们当看守。夏天，梅子英他们经常拿着弹弓在前边打麻雀，她总跟在他们后边，帮梅子英拾弹子，别人想要一个都没门。秦薇红上小学的第一天，她的母亲不放心，托梅子英顺道送她去。一路上秦薇红都非常兴奋，可是到了教室门口，她却说什么也不进去。眼看要上课了，梅子英干着急没办法，最后硬是把她抱进了教室。现在想起来，这一切仍历历在目……

他们一起来到了秦家。

“我真高兴你能回来。你想不到自你走后这儿发生了多少事！”秦薇红告诉梅子英他们被遣送到雍州后，梅宅就变成了红卫兵司令部，后来又成了石林区革委会的办公场所，前不久又挂出了石林区乡镇企业局的招牌。真像是走马灯一样。

“你知道我父亲的事吗？”梅子英急切地问。

“我父亲常说，伯父就在这个院子里被红卫兵连续审了三天三夜，由于过度疲劳紧张，得了脑溢血。也有人说他是受不了酷刑，用拳头砸碎了玻璃窗，拿玻璃片割破了手腕上的血管，失血过多而……因为火化时，他们没有通知任何人，所以，谁也不清楚真实情况。过去我父亲常念叨你呢！没想到，你回来，他却去了……”秦薇红不禁伤心地抽泣起来。

梅子英沉默了……

这时，秦老太太端来了茶水，对秦薇红说：“你子英哥刚回来，说些高兴的事，过去的那些伤心事，都不要再提了。”接着，她唠唠叨叨地介绍了秦薇红的情况。秦薇红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在农村呆了五六年，高考制度恢复后，报考了中专。眼下就要毕业了。

秦薇红擦了把眼泪说：“子英哥，你现在住在哪里？”梅子

英说：“在镐安大学人文科学系读研究生。”秦薇红说：“我以后就可以常见到你了。”

梅子英点了点头，写了地址，站起身。秦薇红伸手接过他手中的纸条，这时，梅子英无意中看到了她那翠绿的无领连衣裙袖上的两个鲜艳的大红色袖头。他顿觉眼前一阵眩晕，脸色苍白，身体晃动。秦薇红忙上前扶住他，他已恢复了常态，对秦薇红说：“这么漂亮的衣服，配一圈红袖边，画蛇添足。”

秦薇红脸一红说：“这是我自己设计、自己做的。这样的搭配明快活泼。”她突然意识到了什么，问，“你刚才怎么了，脸色突然这么苍白？”

梅子英急忙说：“是在农村落下的毛病，没什么。”

返校的路上，梅子英的心像灌了铅一样地沉重，父亲的死就像发生在眼前一般。至今他仍戴着那顶特务帽子，屈死在九泉之下。这曾伴随了梅家几代人的院宅仍被当做办公院宅。

他结婚两年之后，才听说父亲早在被红卫兵关押时，割断了血管，畏罪自杀了。那时，他常常在夜幕里坐在村头的土丘上望天，天空那无数的星光使他更加迷惘，望一次星空，多一份惆怅，多一份迷惑。他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一个曾经是地下党员的共产党干部，为什么一夜之间变成了国民党特务，自己的家变成了红卫兵的司令部？这一切的一切仿佛受某种神力的支配，没有过程，没有法律程序，也毫无理性可言。从此，他在不知不觉中落下了晕红色、晕血的毛病，尤其是不能见红色圈状或带状物。

那年，村里的一位民办教师突然得了重病，小学瘫痪了一半，梅子英也因此才被村干部们注意。经过了简单的审查，他被抽到学校，当了一名小学民办教师。他曾做过一个又一个的美好的梦。虽然他感激麦花为这个家所做的一切，可也多少次

在梦中与从前的恋人在花前月下。他曾奋斗了多少年想使自己成为公办教师，能有高一点的月薪，让孩子、母亲有一分温暖，麦花少一点负担。可也无数次地梦见自己重新走进大学，成为对人类更有益的人。后来他怕再做这样的梦。美好的梦境，更使他体味到人生的艰辛与悲凉。有时他也欣慰，如果能天天做这样的美梦该多好，人生的三分之一时间将在幸福与快乐中度过，这样的想法往往产生在恶梦惊醒之后……

十多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了。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县中学急需一批教师。县革委会全县招贤，梅子英被村里推举了去。因政治审查不合格，没有被录用。学生家长知道后纷纷请求县领导启用梅子英。就这样梅子英进了县中学，他带毕业班的语文和英语。尽管整日里忙得焦头烂额，倒也是度过了十几年来心情最舒畅的两年。对他来说，每送走一批高考中榜学生都是很大的欣慰。但当他得知研究生制度恢复时，他又为自己的命运叹息。他决心向命运挑战，在极其仓促之中，日以继夜地准备功课，迎接了“文革”后首届研究生考试。

当麦花正经历着一场延续生命的生与死的搏斗时，他接到了镐安大学的入学通知书和一系列平反决定。这是命运的一次大转折，三喜临门：麦花为他生了个儿子，平了反，接到了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这是他一生最激动、最难忘的一天。他推翻了在孩子出生前所起的一系列名字，抱着儿子只管叫三喜。

回到了镐安，那冲动与兴奋已不再有，父亲的冤案和这个自己生活了十八年的院宅，使他的心又沉重起来，母亲和妻儿仍在乡村。一种难以名状的心情，驱使他回镐安的头一件事就是回到了那个宅院，竟无意中撞见秦薇红和秦老太太。秦老太太的话使他满腹狐疑，难道说父亲真的冤魂不散，或是他还活在人间？！

为父亲平反的事，他来到了校长办公室。校长告诉他目前已开始落实政策，若是冤案会平反的；无论什么事都要有个过程，不能太心急。

走出校长办公室，梅子英漫步校园，思绪万千，不禁又一次想起了自己的初恋江雪林。十几年了，她怎么样？生活幸福吗？他产生了想见到她的强烈的愿望。

他来到了系办，查看了当年毕业生分配档案，方知江雪林等一批学生被分配到了华岳机械厂，他顺手拿了电话号码簿，可怎么也查不到。后来才知道那是个保密厂。第二天他打听到厂址，借了辆自行车，来到了距镐安大学十几里之外的华岳机械厂人事处。人们告诉他，江雪林五年前就调到子弟中学任教去了。

梅子英又来到子弟中学。在高二教学组江雪林的办公桌前，他随手翻阅着那一叠厚厚的作文本，每一本上都有江雪林那清秀而认真的字迹。他想：她没有变，仍是那么清纯、认真。江雪林那轻盈而美丽的身姿，又浮现在了他的眼前。

下了课，江雪林拿着书本出了教室。当她走到教学组门口看到屋内的人时，心骤然跳了起来，泪水夺眶而出。她闪在一边，侧身擦了擦脸上的泪水，稍稍平静了自己的心绪，又重新走到办公室，愣愣地站在门口望着他。是他！是他！他老了，那略弯曲的腰艰难地支撑着他那黑瘦高大的身躯。两鬓已白发缕缕，灰黑色的脸上深深地刻上了皱纹。眉宇之间那大写的川字，蕴藏着他对人生无数的思考。浓黑的眉毛下那倔强而有神的目光，展示着他经过了艰辛岁月的煎熬而留下的刚毅和冷漠。

这时梅子英仿佛感到了什么，抬起头时，看到了站在门口的江雪林。他也愣愣地看着她，她仍穿着一件军上衣，只是已被洗得发了白。轻柔的头发被一把抓在了脑后。黑色的筒裤，半